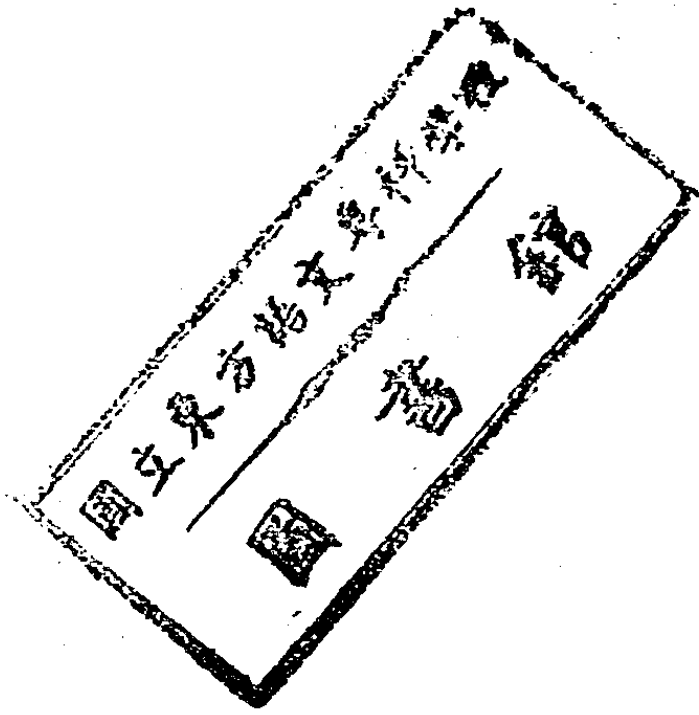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卅八年十月十日
收發

奇貨行

獨幕兩場喜劇
高 宇 編 著

8546
10
• 影劇藝術社發行 •



獨幕兩場喜劇

奇

女

行

高
字

中華民國卅八年十月廿日
校圖



3 0614 2613 0

本劇係根據陳溷竹先生所作小說改編。

~~#845~~
~~8030~~

854.6
647
2

人物

老王
劉公俠
沈祕書
秦主任
褚宗經
馮晚成
孫明哲
柳鶯



(南)

時間

抗戰中，一個夏末秋初的季節。

地點

大後方的城市中。

【抗戰中的大後方，一個相當繁華的都市。

【市郊的疏散區，公館，別墅，以及機關的辦公廳，都集中于此，形成一片小天地。

【某機關的辦公廳。

【臨時搭造的木板房，經過好幾年風雨的吹打，色調已顯得陳舊，灰黯。

【辦公廳的前面，是一條大走廊，走下二三級石階，便是一片空坪，從走廊上搭出去的葡萄籐架上，佈滿了葡萄籐，使辦公廳裏面陰涼了不少。

【由走廊走進辦公廳裏來，要跨過一條長長的門檻。這一面的壁，原是裝的活頁格扇門，每逢夏天一到，便全部取掉，要到秋涼才上起；所以現在除了幾根柱頭之外，辦公廳的這一方（正對觀衆的一面）的壁，幾乎是沒有了的。

【辦公廳內部，是幾張辦公桌，桌上的文具齊全，牆角立着分格的「檔案架」，這邊壁上還有一座掛鐘。自然，也有些「戰時公務員守則」之類的標貼，點綴兩壁。

【有一方緊隣着一間小辦公室，西式的單扇門，雖未經油漆，却仍不失其「氣派」，

「主任室」的牌子，驕傲地立在門框上，威風赫赫，氣勢逼人。

「另一方有門通飯廳。」

「從正面的葡萄籬架望過去，可見遠處迤邐的山峯，和近處一排排矮木房；那是職員們的宿舍，與一些私人住宅。」

「幕啓在死一般的寂靜中。」

「一個爽朗的晴天。」

「清晨。」

「秋高氣爽，雲淡風輕。」

「朝陽佈滿了淡藍色的天，透過葡萄籬，洒落下來，金光萬道，閃耀眩人。」

「時鐘敲過了八下，辦公廳裏還沒有一個人影。」

「辦公桌前的椅子擺得零零落落。有的桌上倒還齊齊整整，楚楚有致；有的却凌亂不

堪。

「鐘聲滴滴答答，清晰可聞。」

【片刻。

【一個男人的聲音，由遠而近。

聲·（在內）老王，老王……………

【接着，一位年約三十五歲，身穿半新藍嘜夾袍，提着手杖的職員，由外面走進來，穿過葡萄籐架，一直向一張整齊潔淨的辦公桌前走去。此人神情瀟灑，舉止大方；大有風流倜儻之概。

『人』（口裏一邊叫着，一邊走到辦公桌旁，從身邊取出鑰匙，開了抽屜，像是在找什麼）老王，老王……………（嘀咕着）真見鬼，偏偏越急越找不着……………，老王！……………上班老半天了，還不見一個人影子……………這鬼地方的用人，就比主任，處長的架子還大……………老王……………。

「另一個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年約三十上下的職員，跟着他進來。此公頭戴一頂呢帽，身穿不成套的灰色舊西裝，褲子上兩個大補釘。手提一根粗籐杖，走起路來一蹦一跳，見了人老是咬牙裂嘴，眼睛像夏夜的星星，眨個不停，身子扭來擺去，就像全身沒有一根骨頭似的。——他叫馮晚成。也不知是他父親替他取名字時早已預知他現在的境况，還是他自己爲了不願意「辜負」這響亮的名字。果然半生潦倒，整天渾渾噩噩，也許真要「大器晚成」吧。目前，他還在這機關裏「屈就」一名事務員。」

馮（進來後，走近那人，想說什麼，又啞啞不吐，正進退維谷）哽……

「人」（一轉身，見馮）咳，老馮，又碰到你，（隨口一問）上那兒去？

馮（不知所對，囁嚅地）噫，不，不上那兒去——啊，今天，天氣很好，隨便，隨便出去散散步。

「人」（望望他，覺得好笑）散步？唔，很好很好——（提高嗓子）老王，老王！（轉向馮）啊，你看見老王沒有？

馮 老王，沒有。——唔，好像出去了。

「人」 真見鬼！

〔他鎖好抽屜，轉身往外走。〕

馮 噢，明哲兄！你，你慢點兒走，我有話跟你講。

〔那人——即孫明哲——回身站住。〕

孫 有什麼事？（仿他的口吻）晚成兄！

馮 （走近他，詭秘地）喂，我託你的事，怎麼樣了？她……

孫 （一時沒摸着頭腦，莫明其妙地）什麼？你說的什麼事？

馮 她！我說的柳小姐，柳鶯。我託你的……

孫 （恍然）啊！大家都是同事，要介紹個什麼！她很大方，你儘管去找他談話，她決不會給你釘子碰的，我保險！

馮 （暗自欣喜）她，她對我，噢，我是說她對我印象怎麼樣？你一定知道囉！

孫 對不起，我——不知道！

「馮一楞，木然不知所對。」

孫 她到這兒好幾個月了，你還沒跟她說過半句話，她怎麼會對你發生印象？（

回頭）老王，老……

馮 噯，噯，明哲兄，你別忙着走呀，我，我……

孫 你怕什麼羞，又不是十四五歲的小孩子！你去找她呀，她要是無理睬你，你找我好了。——她馬上就要來上班的。

馮 真的嗎？（驚喜交集）我找她，我，我怎麼個找法呢？——嘿，我，我總有點兒不好意思，你看，你看怎麼辦好？

孫 （調侃地）我看，我看還是回到宿舍裏去躺在床上嘆氣好了。（回身準備往外走）老王……

馮 （連忙地）噯，明哲兄，你，你……

【外面石板路上，響起一陣香雜的脚步聲，夾着有「格登格登」的高跟皮鞋的聲音。
【馮晚成伸長頸子向外面望，又摸摸頭髮，整整衣裳，一陣忙亂，原想鼓足勇氣，準備「迎駕」。

馮（手慌腳亂）明哲兄，你瞧我的頭髮亂不亂？還有，這領帶，怎麼樣？——
哎呀！這身西服怎麼能見人呢！糟糕，糟糕！真他媽糟糕！

【孫明哲在一旁冷眼看着，暗自好笑。

馮（忽一轉念）我，我……。明哲兄，我看，我還是走的好——啊，我還有點兒事去，就請你，請你幫幫忙吧！

孫 你自己去找她呀！喏，這不是她來了！

【外面高跟鞋踏在石板路上的「格登格登」底聲音，越來越近。

馮（更加忸怩不安）我，我走了！拜託你的事，務請幫忙！明哲兄，幫忙……

孫 噯，你……

【馮晚成早已三步兩跨，從通飯廳的門溜出去了。

孫（搖搖頭，喟然長嘆）唉！真是……

【「格登格登」的聲音停在外面很近的地方，接着傳來一個女人清脆的聲音——

聲（在內）青兒，你就跟劉先生去吧，吃完早點，就去上學，啊！可別給劉先生添麻煩，乖乖地！

【柳鶯的情影，出現葡萄籬下，背向觀眾，和誰在說話。

一個小孩的聲音（活潑地）知道，四姑姑！

鶯放了學快點兒回來啊，四姑在等着你！（對另一人）公俠，你也早點回來上班啊。

一個男子的聲音 好，吃完了就回來，你別操心，我一定好好地送青兒到隔壁小學裏。

【一陣腳步聲，遠去了。

「柳鶯仍佇立在那兒望着。」

孫 (走下一步) 柳小姐，早呀！

鶯 (一驚，連忙回過身來) 喲，明哲，你怎麼這麼早就來了，真該替你去請求加薪晉級！(說着，滿面笑容地走進來。)

「柳鶯是一位婀娜多姿的女性，看上去彷彿祇是二十歲光景的妙齡少女，身材窈窕，舉止大方。輕粧淡抹，薄施脂粉。高高的鼻樑，殷紅的小嘴，配着一對稍微凹進去的大眼睛。那晶明靈活的黑眸子，閃着靈光，水汪汪地，充滿豐富的感情，更像隱藏着無限神祕。眉間顯出機警，敏感，而隱隱地盤藏着一層淡淡的憂鬱。她穿着入時，淺藍色的布旗袍上，罩着一件白法蘭絨的短外衣。」

孫 (笑) 嘿嘿！(以牙還牙) 柳小姐，你真是一個好母親哇。

鶯 (斂了笑容) 明哲，你說什麼？

孫 我的意思是說，柳小姐，(望柳一眼，覺得事態有些嚴重，想了一下——) 你真偉大，真有犧牲的精神！一位年輕的小姐，竟能這樣真心照料她的姪子，

將來一定是一位好母親。

鴛 (冷笑一聲) 哼！(仍又回復到玩笑的態度) 你什麼時候也學會酸溜溜地了！(帶笑地) 我看你，倒真有點像我們那位書獃了！

孫 書獃子？——啊，你說禱宗經哪！(也玩笑的) 噯，那倒不止是禱宗經一個人啊，我們局子裏的同事，又有誰不是這樣兒恭維你，讚美你呢！

鴛 (嬌嗔地) 誰希罕這種恭維！我自己還是個孩子。還需要別人照料哩！(瞟孫一眼) 要不是我哥哥和嫂子，都不知下落，丟下青兒一個這麼可憐的孩子——他總是我的姪子呀！有什麼辦法呢？(一聲長嘆) 唉！我不得不勉強充作大人，來照料他。這種苦處，真是有口難說，沒想到，反而成了別人談笑的資料！孫 這，從那兒說起，從那兒說起呢？——好，今天算我倒霉，剛巧碰上柳鶯小姐心緒欠佳，也不知道是我言語冒犯呢，還是求愛的信接得太多，惹她厭煩，把我的好言盡當作了惡意。——得了，得了，我們不談這個了。(走過去，彎

腰陪笑，誇張地）柳小姐，你昨兒個晚上，可睡得好呀？（故意端詳了一番）
喲！你這長頭髮梢上，燙着鬚兒，右邊打着這麼大的紅蝴蝶結，真好看，真美
呀！，這隻紅蝴蝶快要飛起來了！柳小姐這身打扮，可真淡雅！真別緻！

鴛（撲嗤一聲笑了，斜睨他一下，帶笑地）你呀，就會逗人！

孫（見情勢好轉，鬆了一口氣。關切地問）怎麼，青兒又跟劉公俠出去了？

鴛公俠一定要帶他出去吃早點，我就索性請他吃完了順便送青兒去上學。

孫公俠怕不是要帶青兒出去吃早點，而是想請青兒的四姑出去用早點的吧！

鴛看你，又——（噪起嘴，故作嬌嗔。）

孫好，又是我冒犯了，我這嘴呀，真該打！——我說青兒這孩子，也的確逗人

愛，不是連那位書獃子褚宗經，也常跟他一塊兒玩嗎？

鴛（又是撲嗤一聲）哎呀，你別提了，前天我看見他在逗青兒玩，才活像耍猴

兒戲呢！真有趣！

孫 怎麼？像耍猴兒戲？

鶯 你想，青兒活潑得像一隻小雀子，蹦蹦跳跳地，我們這位翁先生，也許因爲平時太用功了吧！直僵僵地，手和腳就像四根木棍子，也跟着青兒蹦蹦跳跳呀，不像耍猴戲，像什麼呀？你說！

孫 唔！你，你看見過他那首詩嗎？

鶯 什麼，詩？——什麼詩？

孫 （有點誇張的驚訝）啊？你還沒看見？一首五言律詩，專爲歌頌你而作的。

鶯 歌頌我？這才怪呢，——他歌頌我什麼呀？

孫 喝！他說呀！啊——我是說那首詩上說，你是一位絕代的奇女子！爲了兄嫂，帶着姪兒在兵荒馬亂之中，經過許多危難，逃到後方，一直替兄嫂撫養幼姪，真是賢淑貞烈，古今難比，人間無雙……。

鶯 （心頭一陣隱痛，趕快抑制地）算了，算了，我不要聽下去了。真是！拿人

家的私事，來咬文嚼字，（輕聲地）無聊！

【馮晚成換了一身新裝，頗加了一番打扮，簡直是如臨盛會。十分緊張，瑟瑟縮縮地走進來，欲言又止，進退兩難。

馮（乾咳了兩聲）咳，嗨！

孫（一回頭）啊，你，又來了。

馮（嗚嚶地）哽，嘿嘿，明哲兄……

孫（早知來意）啊——真的，柳小姐，這兒還有人等着求見你啦！

馮（回頭一看，輕淡地）什麼？——誰？

孫（用手一指）喏，我來介紹：馮晚成先生！事務課的同事。

馮（忸怩不安，眼睛一眨一眨地，咬牙裂嘴，醜態百出，口裏唔呀了半天，不

知所云）……

馮（含笑點頭，落落大方）啊，馮先生！

馮 (一躬到地，惶恐無措) 柳小姐，你好！今天，今天無意中會見柳小姐，真是，真是，哽，榮幸之至，榮幸之至！

鶯 (見他的樣子，忍住笑，低頭，撫玩着短外衣上的紐扣) 別客氣，馮先生。

馮 哽，柳小姐，我，我……

孫 (早就忍不住笑了) 柳小姐，你們談談！(轉身就走，仍叫着：) 老王，老王……

【聲音漸漸遠去。

【柳鶯抬頭見孫走了，也打算轉身就走。

【馮晚成連忙擋住去路。

馮 (急促地) 柳小姐，自從我第一次見了柳小姐的面，我就覺得我的靈魂失去了主宰，可是，你太神聖，太高貴，使我，使我不敢冒昧……

【柳鶯側轉身子，尋思脫身之計。

【馮曉成也搶上一步，轉換方向，緊緊跟上。

馮（伸出手來）柳小姐，請，請你聽我說。

【柳鶯有些驚惶，往後退了一步。

馮 柳小姐！（彎着腰，躬身鶴立）請你放心，我決不敢做出任何瀆犯你的事情，你不知道，在我的心上，你是何等神聖！何等純潔！你是天使，你是女神！我日夜向你膜拜……

鶯（鎮定而冷靜地）馮先生，我們雖然是同事，不過，一向沒有正式會過面，今天還是第一次呢！

馮（緊接着）這一點，沒有關係，事實上我們雖是初次正式會見，但是，在我的心靈上，我們會過不知好幾百次，幾千次了。

鶯（又好氣，又好笑）馮先生……

馮（趕緊搶上）不，你聽我說，柳小姐。不但是會見過幾千次，幾百次，而且

，你是長住在我的心上，我的眼睛裏；我到那兒，都想念着你，看見你。我數得清你的睫毛，我辨得出你的脚步聲；我記得：這幾個月裏面，你向我看過多少眼，笑過多少次。我知道，你對我，也像我對你一樣，祇是，在這個卑鄙，虛偽的世界裏，深怕高貴的愛情，被人誤解。所以，你將它蘊藏在心靈深處，祕而不宣……

鶯（哭笑不得）馮先生，對不起！

【話猶未完，掉頭就走。

【馮連忙趕上一步，對已走下走廊的柳鶯。

馮 我求你，柳小姐，聽我說，如果我再不向你宣佈我的愛情，我簡直就會發瘋，我就要爲你而死！（全部「悲劇」調子）啊，柳小姐，我死了倒不要緊，只是，這世界上就少了一個愛你的人了！

【柳鶯氣沖沖地走開。

【馮晚成跟到走廊邊，蹲下身子，「撲通」一聲，雙膝跪在地上。

馮 我求你，我求你別走，我……

鶯 （大吃一驚）啊！

【跟着這聲驚叫，柳鶯匆匆跑開了。

【馮晚成還匍伏在地。口中唸唸有詞。

【老王上。

【他是這機關的雜差，藍色平價布制服，一雙舊黑皮鞋，蓄着西式頭，四十多歲，通紅的酒精鼻子，胸前的小口袋中，拖出一條又粗又舊的大鐵鍊，手裏拿着掃帚，畚箕，走進辦公廳來。

王 （見馮，不知所以）咦？那一個？睡在這裏幹嗎？

【馮晚成一心伏在地下唸他的「獨白」。

【老王見無動靜，使用腳去踢。

王 喂，誰呀？

馮 你聽我說，柳……

【他驀地抬起頭來，一看，「佳人」已杳如黃鶴，一見老王，怒不可遏。

馮 媽的，你瞎了眼啦！（霍地爬了起來）你找揍！

王 咦。還是馮先生啊，我說是誰哩！您怎麼睡到地下去了？

馮 （虎虎地）關你屁事，要你管！

【孫明哲的聲音又由遠而近。

孫 （在內）老王，老王！

王 （向馮）對不起，我不知道是您哪。

馮 【揮揮灰土，神色沮喪。

孫 （一路叫着，上。）老王——咦，我叫你半天，爲什麼不應一聲？

王 啊，您叫？有什麼事？

孫 什麼事！上班這麼久了，就沒見到你的影子，你是怎麼回事？

王 孫先生，秦主任剛從公館來，我正在忙着哩！

孫 秦主任？他今天怎麼早就來了！

王 是呀，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今天破例早到啦！

孫 (一眼瞥見馮晚成) 咦？晚成兄，怎麼樣？進行得還不壞罷，該請我客了！

【馮瞪起眼望着他，有口難言，嚥了一口唾沫，轉身向外便走。

【孫望着他的背影，聳肩一笑，搖搖頭。

王 您有什麼吩咐？

孫 啊，我問你，我的……

【一個粗壯而略帶啞瘡的聲音，一聲咳嗽。未見其人，已先見其氣派。

聲 (在內) 咳！老王！

【跟着聲音，秦主任夾着公事皮包，提着手杖，跨了進來。

【老王連忙跑過去接着皮包和手杖。

「秦主任身後是沈祕書，跟着走進來。」

「秦主任和沈祕書兩個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一個身材高大，上身穿一件咖啡色西裝，頸上打着大紅領結，下身穿一條灰華達呢西裝褲，白胖臉，頭髮又光又亮。一個則身材瘦小，穿一件灰色嗶嘰夾袍，背微弓，尖削的下顎，鷹鉤鼻上架着一付闊邊老光眼鏡。身子在大夾袍下搖來擺去，彷彿毫無着落。」

「一長一短，一大一小，前前後後」搖」了進來，直奔「主任室」而去。

孫 秦主任，早！

秦 （鼻孔裏哼了一聲）「聽，早！」

孫 沈祕書！

沈 孫先生，早！

「兩人」搖」到那釘着「主任室」牌子的小辦公室門邊，秦主任突然站住，扭轉頭。

秦 （向老王）「咦！柳小姐還沒來辦公？老王！」

是！

秦 硬，你去替我把她請來，說有件公事等她來辦，硬！你就說——

【沈祕書把手對內一指、詭祕地擠了擠眼。

秦 （若有所悟，看看孫，向王）你進來，我還有話吩咐你。

【秦主任和沈祕書先後走入小辦公室。

【老王夾着皮包，捧着手杖，一脚剛跨進「主任室」的門，回過身子來。

王 （向孫）對不住，孫先生，請你等一等，我就來……………

【王一邊說着，已經走進主任室去了。

孫 （獨自解嘲地）主任到底是主任，畢竟牌子不同！

【孫仍去翻抽屜。

【老王從主任室出來，急匆匆地向外走。

孫 （抬頭，見老王）噫，你怎麼啦！老王。

王 (停步，回身) 啊，孫先生，您，您有什麼吩咐？

孫 怎麼，你眼睛裏還看見了孫先生？

王 您，這說那兒話呢？我們是沒法子呀！飯碗要緊。您是個明白人，怎麼也這樣講？——您有什麼事，我回頭就替您做好了。

孫 回頭做？

王 (笑笑) 啊，您不知道，秦主任跟沈秘書叫我馬上去請柳小姐，也不知怎麼回子事？

孫 (心中有數) 啊！——喂，我的公事包，我記得明明擺在桌上，怎麼不見了？你見着沒有？替我找找看！

王 公事包，我跟您送到您宿舍裏去了。

孫 (鬆了一口氣) 真是！不早講，害得我尋了這半天！

王 昨天一下班，這兒的先生們都走了，我見您的公事包還擺在檯子上，知道準

是您忘了，怕攔在這兒會丟掉，才特地給您送過去的……

孫 好了，好了，你去找柳小姐去罷！

王 是，您沒別的事了？

【孫一邊整理抽屜，一邊搖頭作答。

【老王匆匆地出去。

孫 (望着主任室的門) 哼，我們這兩位上司，不知又在打什麼空心主意了！

【他提起手杖，很瀟灑地走出去。

【馮晚成的聲音又在外面響起來了。

馮 (聲) 媽的，我看你往那裏跑？

【接着，馮晚成由出去的那條原路上退過來，後面還拖着禱宗經。

【禱宗經，一位年近四十的書獃子，四方臉，大鼻子，小眼睛，短頭髮，留鬍鬚，身穿藍布大褂。胆小怕事，個子雖高，却有弱不禁風之感，迂腐的道學夫子者流。

【一高一矮，搖頭擺腦，伸手動脚，拖拖扯扯地在爭論什麼。

褚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這樣古往今來，不可多見的一位賢淑的奇女子，豈能捨而不逮，你憑什麼干涉我？

馮 老子不聽你胡縹，你拿不拿出來？

褚 你憑什麼叫我拿出來？

〔馮見敵方鬪志頗堅，非武力不足以解決，便跑上去，一把扭住褚宗經，褚亦不甘示弱，於是兩人扭結在一團，漸漸向走廊這邊移過來。〕

褚 （看看有些不敵）喂！老馮，君子動口不動手，休要無禮！

馮 （已取得優勢，自然不肯輕易放鬆）你把那首歪詩拿出來，當着老子的面撕了，就饒了你！

褚 （是可忍，孰不可忍？站穩兩腳，準備長期抗戰）老馮，不要逼人太甚！

〔馮拚出全身力氣，將褚宗經齊腰抱住。〕

〔褚擺着兩腿掙扎，脫身不得；只好將那「詩」放在右手里，緊捏成拳頭，高高舉

起。

「馮騰出一隻手來搶，無奈人矮足短，祇拉得着隋宗經的袖管，

「兩人陷入僵持狀態。」

馮（臉上漲得通紅，頭披散髮，眼黑冒火，裂嘴咬牙，有如「凶神」，狠狠地）
「看你能舉多久，看你能舉多久！」

緒（身雖高大，但不及馮靈活有力，漸感不支，愁眉苦笑，一付無可奈何的「可憐相」，氣喘不已地）老馮，你簡直豈有此理，我做的詩，關你什麼事？

馮 怎麼不關我事？自從今天我向她表示過以後，她就是我的了，祇許我一個
人愛她！

緒 就算是你的人吧，我也有權利吟詠她！比如：白樂天吟詠楊貴妃，吳梅村吟

詠陳圓圓，樊樊山吟詠賽金花……

馮 你，假道學，掛羊頭賣狗肉！做些歪詩獻殷勤，心里是在偷偷地愛她！

褚 哽，就是愛也不要緊呀，你有本領，爲什麼不把她「藏之金屋」呀！

馮 （無名火起）什麼？你放屁！我既然愛了她，你就不能愛她；你愛她，就妨礙我愛她！——你給不給我？

褚 這首詩，我費了三個月功夫才寫成，我爲什麼要給你！

〔馮晚成忽然鬆開手，跳了起來。〕

〔褚宗經趁勢跑上台階，向走廊里邊退却，右手藏在身後。〕

〔馮見撲了個空，也追上走廊，又將褚宗經的腰抱住，用頭盡力頂住褚的腹部，褚直往後退，一直退到頂住辦公廳里面的壁。〕

〔馮見褚已無地可退，便左右搖動，雙手用力推褚，褚像一扇破門似的歪來倒去。〕

褚 （上氣不接下氣）哎喲！（心生一計，忙將右手里的「詩」往嘴里一塞，空手向馮晚成一張，只中含糊地）喏！

馮 （一楞，沒提防他這一下）你……

褚 （嘴里大嚼起來）嚙……

馮（白瞪着眼，恨聲不絕）他媽的，你這壞蛋……

褚（喘息稍定，面露得意之色，故意使勁咀嚼，沙沙有聲）……

馮（鬆開手，呆望着正動着的褚宗經底嘴）

褚 哇！（接着，吐出一大口墨水來），唔（不甘示弱）大丈夫，身可殺，志不可屈，我自己的詩今兒個吃到肚里去了，明兒個再背出來就是，頂多費幾點鐘功夫。——可是就不給你……

馮（火上加油）媽的，你還說！

【馮跑過去，扭住褚便打。

褚（逃避不及）哎喲！救命呀！

【主任室的門，啞然開了。

秦（在內，但聞其聲）誰？在這兒鬧什麼？

【接着秦主任和沈祕書相繼走出來。

秦 啊，密斯特馮和密斯特祿！

沈 兩位在討論些甚麼呀？

「馮，祿兩人，連忙分開，循規蹈矩地站着，滿身不對勁兒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云。

祿 哽，沒，沒甚麼，沈秘書。

馮 (喘息未定) 我，我們正在研究一個問題……

沈 啊，很好，結果一定很圓滿吧？——是關於那一方面的，祿先生！

馮 (沒有準備，張開結舌，不知從何而答) 是，是，這個，——啊，是爲了一個女人的——

馮 (連忙接上) 是爲了一個關於女人參政權的問題，密斯特祿和我在意見上，還稍微有點出入。

沈 啊——不過，現在討論這問題，不是有點兒過時了嗎？二位還有這個興緻？

馮 是的，是的，已經過時了，我們祇是「舊話重提」！舊話重提！

秦 （老早有點不耐煩了）沈秘書對這問題，也發生了興趣嗎？——噢，我看

（向馮，褚）已經上班了，你們兩位還是下了班再繼續討論吧！

沈 嘿嘿，沒甚麼，不過隨便搭訕兩句。

【剛好柳鶯從外面進來，見裏面的情況，停步，立在走廊上，觀看動靜。

馮 對了，我正預備上班去哩！

【馮晚成一轉身，剛好看見柳鶯，一怔，楞住在那兒，進退維谷。

馮 （半響，才——）啊，柳小姐，你……

秦 （跟着向前面一看，連忙招呼）哈囉！密斯柳，請進來！我們正等着你呢！

鶯 （大方而自然地走進來）秦主任有甚麼事嗎？老王說您找我？（儀態萬方，

一邊和沈招呼）沈秘書！

【馮立在那兒，跟着轉過身來，見狀心中有些不快，但又無可奈何，憤憤地下。

【沈祕書順手拖過一把椅子來。

沈（殷勤地）柳小姐，何姍姍來遲？——請，這兒坐！

【禱宗經呆立在一隅，被冷落了半天，正打算走過去招呼一聲。

沈（見禱走過來，順口地）啊，禱先生，你也坐一會再走吧！——這兒，請！

禱（尷尬地）不，不啦！沈祕書，秦主任，你們坐，我，我也得上班去了！

【他望望柳鶯，想說兩句客氣話，也告「個辭」再走，可是，嘴動了幾下，沒說出一個字來，害羞似的紅着臉，轉身急急地跑出去了！

【沈祕書和秦主任相視一笑。

沈 柳小姐剛剛到外面去玩兒來？

鶯 不，是在替青兒打毛線衣，也正預備來上班哩！

秦 啊，是你那位姪子，叫什麼來着？——對了，柳青，很活潑，有趣極了！

怎麼，沒一道兒上這兒來？

鴛 他上學去了——秦主任不是說有事找我嗎？

秦 其實，也沒有什麼別的，祇是——（望了望沈祕書）。

沈 ——是上回我們談的那個問題，你考慮的結果是——（故意拖長尾音，待對方回答）。

鴛 沈祕書是說我的升學問題？——我覺得……

秦 （忙搶着說）我覺得，密斯柳這個問題，根本沒考慮的必要，像你這樣的年紀，又這樣聰明，不再升學，真是可惜！簡直太可惜了！（走近柳鴛鄭重其事地上下打量一番）你頂多不過二十歲吧——

【柳鴛含笑不答。

秦 （見無反應，祇好自拉自唱）對了，我知道看的沒錯兒！差不多兒，是嗎？

——（對方仍無反應）那，那真是年輕得很哩，簡直太年輕了！——哽，這樣年輕有為，何必一定要呆在公事場中工作呢？

鶯 爲了我和青兒的生活，沒辦法！）低了頭）如果我再升學，青兒怎麼辦呢？

沈 （頗有自信似地）那容易得很！他不是在小學里唸書嗎？就讓他在學校里寄宿好了！——要不，跟我們住在一起也好，或者，就把他送到令兄那兒去！

秦 對了，最好是令兄來將他領去，這麼點兒大的孩子，還是跟自己的爸爸媽媽在一塊兒的好！——那你，也就可以自由了。

沈 （好像很關懷地）有消息了嗎？令兄，到了那兒，知道不？

鶯 我正在四處託人打聽哩！希望不久可以得到消息，我給這孩子也拖得够了，他爸爸不來領，我也要送給他去！——只是我哥哥一直沒消息，快三年了。

秦 （另轉話題），哽，如果密斯柳決定升學，我們——我和沈祕書——都願意在經費上幫忙的，沈祕書，你說是不？

沈 是呀，是呀，祇要柳小姐有志深造，那是不成問題的。「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幫忙，原是應該的，應該的！嘿嘿……

鴛（扭轉身子，不勝嬌羞）我怕我的程度不行，考不上大學。

秦 那也沒有關係，各大學校的校長，院長，教務長，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我和沈祕書的朋友多着呢？

沈 對了，上自校長院長，下至講師助教，有一大半是我們的老朋友，沒問題，祇消我和秦主任一說就成，並且，你現在就可以利用公餘之暇，開始補習起來呀！你知道，秦主任是研究英文的，留學過法國，法文，英文都很精通！隨你愛學那一種，都不乏名師指點，至於國文……

秦 噢，至於國文，你就可以向沈祕書請教。你知道沈祕書是當代有名國學家，駢體文，桐城文，唐宋八大家，詩詞歌賦，當至對聯燈謎，無一不精，樣樣都是拿手。——至於講到外國文（頗自鳴得意，不由的挺起胸膛，拉拉領結，不可一世地。）據我看來，法文實在比英文難得多，嚴密，細緻，又清脆，又好聽：——想當年，在巴黎，那時候真是，真是……（一時找不到形容詞）啊？

鶯（見他們一吹一打，早就忍不住笑了，調侃地）可惜自從巴黎陷落以後，不知怎麼樣了？——那繁華景象，恐怕遠不如從前了吧！

【秦主任正沉浸在甜蜜的回憶中，迎頭一盆冷水，不禁興味索然，楞在一旁，直翻白眼。

沈（連忙出來轉圓）自然囉，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非昔比，所以才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了。——不過，柳小姐，關於升學的事，最好從速打定主意，趁早補習補習。今年各大學的考期，早就過了，明年去，包你決無問題！至於補習的話，國文和外國文可以分班，每星期一三五，二四六，比如說就是晚上七至九點——秦主任，你說好不好？

秦 好極了，好極了，一三五、二四六，星期天放假，休息。

鶯 謝謝！（含笑的點點頭，走到一張潔淨的辦公桌前坐下，桌上除了一隻花瓶

和墨水之外，什麼也沒有）秦主任，我那份表冊，只怕下星期還繳不了卷哩。

【她翻開抽屜打算辦起公來。

秦（心不在焉）什麼？表冊，那不要緊，留着慢慢做好了。（故意在她面前徘徊）哽！密司柳，近來，你近來的生活怎麼樣？

鶯（茫然，抬起頭，張大兩隻眼睛望着他）……………

沈（連忙解釋）我，我們覺得柳小姐既然有志上進，那麼，最好還是少、少、少那個一點好，免得荒廢時間，動搖意志。比如說：交際，就……………

秦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鶯 哦！您說的是這個啊！（笑了笑）其實，我何嘗愛交際，只是人家要找着我說話，我不得不敷衍幾句罷了！——再說，像我這樣，除了自己以外，還得照料青兒那孩子，到處要求人幫忙，我怎麼好得罪人呢？

沈 是呀，柳小姐說的不錯！不過，柳小姐要有什麼事情需要幫忙，只要向我和

秦主任說一聲，沒有不盡力幫忙的。——啊！秦主任，您說是不是？

秦（點頭不迭）是，是，一定盡力，盡力！

鶯（偏着頭，嬌笑）那是爲什麼呢？

沈（沒想到她這一問）這個，這個——嘿嘿，不爲什麼，不過……

秦（連忙接住）小姐們的事，是該效勞的，尤其我在巴黎的時候，法國人最尊重女性！嘿嘿（胡扯起來）什麼事情，總是 *Ladies First*。小姐們佔先，這也就是這個意思。

沈 對了，對了，而且我們都明白柳小姐的處境，非常敬佩你的精神，同情你的遭遇。

鶯（柔聲細語，帶着笑容）啊！那爲什麼對於姜太太，大家不肯同情呢？一個寡婦，帶着四個小孩，處境不比我更困難嗎？（嬌媚地）沈祕書還記得吧？上次從重慶遷下鄉來，就沒人管她。行李，車票，一大串孩子，讓她弄得那麼狼

狠，結果顧了孩子就丟了行李！

沈 那，那——哽，姜太太是人家的太太呀！（連忙改口）我說，姜太太是姜太太，你柳小姐是柳小姐呀！怎麼可以同日而語呢？哈哈……。

秦 （儼然很正經地）哽，密司柳，我以為歸根結蒂，還是我們剛才說的：需要幫助，那倒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你交友還是不可不小心！

鶯 謝謝您的好意！

秦 （突然地）你知道劉公俠是一向追求楊瑞芳，而且打算跟她訂婚的嗎？

鶯 從前的事，我怎麼知道！（低頭寫什麼去了）。

秦 所以咯，如果你早知道這種情形，那就不會再接近劉公俠了！

〔鶯抬頭，像是要說什麼。〕

沈 （搶過話頭）我以為：凡在表面上像是有很大熱情的人，實際上一定很薄情！像劉公俠這種人，仗着他姐夫在總局里當科長，就在局子里亂追女同事（越

說越起勁) 噯，簡直就見不得女人嘛，見一個就追一個，好容易追求上了楊瑞芳，本來早就宣佈要與她結婚，但是，近來一跟柳小姐接近，就馬上向人否認這件事，害得楊瑞芳每天哭哭啼啼，憔悴不堪。柳小姐，你要再跟劉公俠來往下去，(故作驚人之筆) 萬一楊瑞芳因此輕生，那才不堪設想哩！

鶯 (淡然) 沈祕書，您的好意勸告，我很願接受。不過，事實倒並沒有這樣嚴重。我和劉公俠，也還不過是同事而已，談不上什麼感情，不過上次搬家的時候，多虧他出力幫忙，使我沒有弄得姜太太那樣狼狽，所以，我很感謝他就是了！他跟楊瑞芳的事，我也正在替他們設法轉圜呢。

沈 那好極了，好極了——！不過他幫忙呀，那是另有作用的，這叫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鶯 啊！那麼凡是嘴上說願意幫我忙的人，心裏都是另有作用嗎？(莞爾而笑)
，比如剛才……

沈（一楞，連忙解說）那也不可一概而論，不可一概而論！

鶯 啊！這中間還有什麼分別嗎？

沈 這，這……

秦 這分別可大得很哪，密司柳！比法國的女孩子，就喜歡交結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當然這不是說老年人，而是說，哽，比方像我這樣三四十歲的人，人到了這年紀，一定老成持重，忠實可靠，而且，在事業上有了經濟基礎，比如我上次進的那票貨，不到兩個月，一轉手就進款幾十萬，所以，即使幫一點小忙，也不會，哽，不會……

鶯 啊，這麼說（故作嬌態，逗弄地）按照法國規矩，像我這樣的人，就該跟像秦主任，沈秘書這樣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來往才好囉！

秦 一點兒不錯，一點兒不錯！密司柳，你真聰明！

鶯 只可惜，我是一個小職員，恐怕高攀不上吧。

秦（沒防她這一下）這個……

沈 呃，其實，說起來，大家都是爲國勤勞，分什麼高低呢！

秦 是呀！都是爲國家服務，無分彼此，尤其是交朋友，更無所謂職位高低哪！
——不過，像劉公俠那樣的人，年少輕佻，決不可以——

【剛好這時劉公俠從外面走進來。

秦（因爲背着門，還未瞧見，仍侃侃而談）是決不可以——

沈（急咳嗽示意）咳！咳——咳！

秦（回頭，一眼看見劉公俠）啊！我說呀，我說決不可以——

沈 咳！——嗟（拍地一口痰，吐在地下）

秦（接不上下文，正在發窘，突然靈來）決不可隨地吐痰！（振作一下，訓話的口吻。）
（環視室內，他的下屬都還未來，一時找不到對象，便——）
（咳，你們——）
（咳，沈祕書，你必須轉告大家，決不可

以隨地吐痰！（說完，像鬆了一口氣。）

〔他轉過身來，劉公俠和他點頭招呼了一下。他便昂起頭，挺起胸，抖抖西裝上身，大踏步地走進主任室去了。〕

〔劉公俠，廿三四歲，西裝穿得乾乾淨淨，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而且塗了不少油，賊亮賊亮地發着光，眉清目秀，年少翩翩，一個頗善修飾的後生小伙子。〕

沈（迎上去）公俠兄，早呀！

劉（不得不應酬似的）早。

沈（閑聊天）怎麼，近來還得意吧！

〔主任室裏響起一陣「呼人鈴」聲。〕

劉（答非所問）嗯，沒關係！

〔劉公俠逕自走到那張離柳鶯較近的辦公桌前坐下來。〕

沈（也摸不着頭腦了，祇好隨口應上一句）啊，那，很好很好！

〔孫明哲夾着一個公事包，也進來上班。〕

沈 啊，明哲兄，早！

孫 您早呀，沈秘書。您怎麼今天提早時間來上班啦？

沈 嘿嘿，沒什麼，不過是，因為，因為——今天天氣很好，嘿嘿……

孫 嗯，天氣不錯，只怕一會兒又有警報！

【老王聞鈴聲入主任室。

沈 難說，難說，這一向差不多天天有，（像是邀得孫明哲的同意似的，補上一句）啊！明哲兄。

【老王從主任室出來，

王 沈秘書，秦主任請！

沈 知道了！（向孫）不陪了，你忙，公俠兄。柳小姐，我們就那樣決定了，啊！

爲 再談吧！您請！

【沈秘書也「搖」進主任室里去了。

孫（走到自己辦公桌前坐下，向柳鶯含笑招呼了一下。）早呀，密司特劉！

劉早！（回頭向柳鶯）剛才這兩個傢伙，又在這兒跟你搗什麼鬼？

鶯還不是那一套！

孫（插上一句）怎麼，我們的主任和秘書又要幫助柳小姐繼續升學嗎！

鶯左不過是那些鬼話。

劉（憤憤地）哼！擺什麼臭架子？我還不清楚他的底細，挪用公款，囤集居奇，一個芝麻點兒大的主任，作了不到一年，就買了小汽車！神氣，有什麼好神氣的！我要是到總局裏，給他……

鶯（怕他真鬧起來，連忙轉換話題）公俠，青兒到學校里去，沒有遲到嗎？

劉早着哩，吃完東西，我就一直把他送到隔壁小學里，他便跟一些小學生混到

一起玩皮球去了，（從西裝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紙包放到柳鶯桌上。）

鶯（含情地望着他）什麼呀！

劉 你最喜歡吃的！

鴛 啊，好，謝謝你！（把它放在抽屜里）

劉 （有些天真地）你爲什麼不吃？

鴛 我留着，萬一放警報好留給青兒吃！——你不記得，他也頂喜歡這個的嗎？

劉 （不做聲了，半嚮）柳鴛，我，我嫉妬他！

鴛 （莫明其妙地，抬起頭來）誰？

劉 青兒！——你爲了這孩子，什麼都不顧了，真叫人看了難過。……

鴛 （用嘴向孫明哲坐的地方嚮了一下，示意：有人在這兒！）

劉 （看了孫一眼，見孫在埋頭辦公的樣子）真的，你連自己都不顧了，祇……

鴛 （故意地笑起來）哈哈……公俠，你真會說笑話……

劉 （欲待分辯）笑話？我……

鴛 （忙搶上）別說了，快別說了，待會兒別人還以爲你是真的咧！——要是那

樣，你不也成了個「大」小孩兒了！

【老王從外面進來。

王 孫先生，掛球了！準備一下吧！——是「注意情報」。

【匆匆地入主任室。

鶯 又有情報！（連忙收拾）公俠，你去隔壁接青兒吧，我等着你們！

劉 我，我不去！

鶯 怎麼，你認起真來了，剛才的話？——那麼說，你真跟我生氣了！

【老王自主任室出來。

孫 老王，你替我到宿舍裏把我那口小皮箱提來！

王 孫先生，您，您——我還要去給別的部分說一聲呢！回頭來就給您提行嗎？

【老王，匆忙跑出來了。

孫 （起身）老王，老王，（想追出去）這是什麼話……（一想，還是——）

唉，這兒的工人呀。真沒辦法，好，自己提就自己提吧！（逡自跑下。）

鴛（見劉公俠還在生氣，走過去，溫柔地）這點兒小事，也值得生這麼大氣？

真是個傻孩子！——氣消了沒有？

劉（不想再認真地僵下去）誰生氣了？

鴛你！你沒有？——那就好！（惹人憐愛地）如果連你都會生我的氣，那——

我可怎麼辦！

劉（憐愛之情，油然而生）真的？

鴛（瞟他一眼）還用問！

劉我跟你鬧着玩兒的哩！——好，我就去接青兒。

鴛你們先到防空洞裏去，我就來。

劉好！（興緻勃勃地下。）

【「嗚——嗚，嗚。……」一個慘厲的聲音叫起來了。

【孫明哲提着一口很精緻的小皮箱匆忙地上，

孫 真的拉警報了，柳小姐，你還不走？

鴛 不要緊，才拉「空襲」哩，——而且，公俠已經帶着青兒先進防空洞去了！

【一片嘈亂的人聲，從外面一轟而過。

孫 你看，外面的人都跑起來了，你還是趕快走吧，來，我替你檢東西。

【人聲稍低，風聲送過來一個女人慘傷的哭聲。

鴛 不——你聽，這是誰？哭的好傷心！

孫 （聽了一下）啊，那是姜太太，每次放警報，她都要哭的。

鴛 （黯然）姜——太太——大？

孫 也怪可憐的，一個單身女人，又拖着那麼一大堆孩子，怎麼跑得動？……………

【主任室也傳來一陣聲音。

秦 老王，叫阿福開汽車（下面的話模糊得有些聽不清了。）……………

沈 秦主任，從這邊出去吧！

秦 好！（跟着聲音，走了出來）啊，密司柳，你還沒去躲呀！

鴛 正要去哩！

秦 那，就坐我的汽車，到我家裏的私人防空洞裏去吧！

沈 對了，秦主任家裏的防空洞非常安全。——有什麼東西要帶？來，先叫老王搬到汽車上去。

鴛 不，怕來不及了，而且，青兒——

秦 來得及，來得及，拉了「緊急」再走都來得及！新買的六汽缸「沃司丁」，快得很！

沈 那麼，就搬東西吧！老王，老王！

鴛 沈祕書，請慢點！我想——

秦 還想什麼呢，我看你躲在宿舍後面那些防空洞裏，實在是不安全——

沈 對了，秦主任對於單身的太太小姐們，總是那麼關心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怎麼好眼看着像柳小姐這樣的人去冒這種無謂的危險呢？

鶯 （若有所思）啊！——你們聽！

【外面的人聲稍靜，而那女人的哭聲，更清晰可聞。

秦 什麼？

沈 （面面相覷）啊？

鶯 這是誰在哭？

沈 （聽了一下）管他誰呢！

【老王上。

王 具您叫，有什麼事？

秦 我的車子開出來了嗎？

王 阿福早就準備好了！

【主任室裏電話鈴響。

秦 密司柳，這時候，你還管這些事幹什麼？

【電話鈴聲響個不止。

鶯 秦主任，我想很冒昧地問您一句話。

秦 密司柳請說！

【電話鈴還在響。

王 （不知趣地）主任，電話！

秦 （向他揮揮手，不在意地）你去接一下好了！——密司柳，說吧！

鶯 秦主任，您不是很同情孤零的人，尤其是孤苦伶仃的女人嗎？

秦 （閉目沉思地）嗯，——怎麼？

鶯 您不是說：非常願意幫助一個孤立無助的女人的嗎？

沈 （忙插嘴）是呀，比如說柳小姐你，秦主任不是說過肯盡力幫忙的嗎？

鴛 那麼，您請聽——這個哭泣的女人，就是姜太太，拖着一羣可憐的孩子，跑也跑不動，躲又沒處躲，您帶她，和她的孩子到您私人防空洞裏去躲一下吧

——秦主任——

秦 （臉冷下來）這，這，還待考慮考慮，我看……

鴛 姜太太不和我一樣可憐嗎？她不和我一樣同是孤立無助的單身女人嗎？您一定也很同情她的，秦主任，帶她和她的孩子們走吧！

秦 （正在爲難）這個問題……

沈 柳小姐，我看這不大好，要是弄上這麼一大堆雜七雜八的人，那秦主任的私人防空洞，不是要變成難民收容所了嗎？

秦 是啊，所以，——呃，得考慮考慮！

【老王從主任室出來。

王 主任，是您府上打來的，主任太太請您馬上回去。

秦（借此下台）啊，好，我就走。招呼阿福開車子！那麼，密司柳，再見，再見！

【秦主任和沈祕書走了出去。

孫 柳小姐，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其實，這又何必去枉費唇舌呢！——走吧！——會兒就要拉「緊急」了，不好走。

鶯 我真不懂，爲什麼姜太太和她那一大羣孩子就不該同情？——

孫 這還不明白嗎？姜太太是：太——太，你柳小姐，是小——姐！這些人哪，誰不是嘴上說得好聽！

鶯 爲什麼一個有了丈夫的人，就連別人的同情都會不到了？這就是人們的所謂「惻隱之心」嗎？——啊，真太叫人可怕了！

孫 你柳小姐，不是還有這許多仁人君子們，像中世紀的騎士一樣，在爲你服務嗎？

爲明哲！你想，假如有那一天，我要是向他們說：我也有過丈夫，我也拖着那麼一太堆孩子，那不是也會遭到姜太太那樣悲慘的命運嗎？

【柳鶯還在凝思，神色有些黯然。

【孫明哲也不知如何慰解才好。

【沉寂。

【哭聲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不絕如縷地傳來。

【突然——

馮（在外，大聲地）你這假道學，要你來獻殷勤，快給我！

祿（旗鼓相當）我先看見的，分明是我先看見的，你憑什麼搶去！

【一推一拒，這兩位仁兄又拉拉扯扯地從外面退進來。

馮（緊捏着手裏的一封信）我拿的，就不許你拿。——我已經等了多少天啦！

祿（也搶住那封信不放手）你爲什麼這樣蠻不講理？——分明是我先看到的！

孫（連忙過去）曖，二位！究竟又是什麼事，值得這樣認真？

馮 信，掛號信，——我拿到的！

緒 (正想找人傾訴) 啊，孫先生，你在這兒，好，請你評評理看……

孫 曖，曖，究竟是一封誰的信呀？

馮 (仍揪在一團) 雙掛號，桂林來的，柳，柳小姐的！柳小姐的掛號信！

鶯 啊，我的信？

緒 是，是，是柳小姐的掛號信，我先看見，他，他偏不講理，硬要搶，搶……

馮 (趁緒宗經講的「翰，用力一摔，掙脫了他的手，連忙跑到柳鶯面前，獻寶似的) 柳小姐，我知道，你每天都在望着令兄的信；所以，我，我天天信到的時候，就在門房裏爲你守着，「皇天不負苦心人」，到今天總算等到了！桂林，柳劍夫寄，諾，不正是令兄嗎？

【馮雙手將信高高舉起，身彎作九十度鞠躬狀。

鶯 (連忙接過) 啊，真的，柳劍夫，是青兒他爸爸……

褚 (連忙搶上一步) 柳小姐，我褚宗經爲你的信，每天望眼欲穿，今天還是我

先看見的，(用手指馮) 他，他偏……

馮 (猛回身，虎虎地) 你，你找揍！

鶯 (急拆信) 謝謝你們！

【馮，褚在爭執中，都未聽見。

褚 (明知不敵) 噯，君子不跟牛鬥力！

馮 你敢！——(一想，自己挨了罵) 什麼，君子不跟牛鬥力！你罵我是牛，好

傢伙！(抱住便要打)

孫 噯，喂！二位，柳——小——姐——

【馮，褚同時向柳一看，連忙規規矩矩地站好。

孫 ——她剛才說：謝謝你們二位哩！

馮 (受寵若驚) 嘿嘿，沒，沒什麼……

褚 (也不知所措) 這，這算不了……

馮 (不等他說完，瞪他一眼) 你！

褚 (馬上縮住) 我，我說……

孫 怎麼，令兄到了桂林？

鶯 (邊看邊答) 噫……

〔劉公俠匆匆地上。〕

劉 柳鶯，你怎麼啦？還不去，快拉「緊急」了！

鶯 啊，青兒呢？公俠！

劉 已經送到防空洞裏去了，你怎麼還不走呀！

〔果然「緊急警報」響了。〕

孫 聽，真的拉「緊急」了！快走吧！

顧 (連忙提起那口小皮箱) 柳小姐，你的這隻小皮箱，我來替你拿！

馮 (又要過去搶)我來拿，我來拿！

禱 (死死抱住)我先拿的，我先……

【二人又耍動武。

孫 二位！二位！別搶，別搶。那口小皮箱是我的。(走過去接過來)不敢動勞二位！

【二人楞住。

孫 柳小姐，快走吧，一會兒飛機就到頭上了！(說着走到門邊，一擺手)請！

鶯 好，公俠，我們走吧！

馮 (一眼看見桌上的手提包，連忙搶在手裏)柳小姐，我替你拿這個！

【禱宗經也想上去搶。

劉 你們兩位究竟怎麼回事？已經拉了「緊急」了，都請吧！(把手提包奪過來)不勞費心！

鶯 呵！——明哲，請你先走一步，替我到洞裏去照顧青兒，好不？

孫 你快來啊！（下）

蔭 （忽然想起）柳小姐，我去，我替你去照顧青兒！

【蔭宗經拔腿便跑。

馮 （着了慌）不，我去！——我，我也去！

【馮也跟着跑出去。

劉 （望着他們的背影）這一對活寶貝！

鶯 我們快走吧！

劉 好！（瞥見了她手中的信）咦，這是什麼？——信！你哥哥有消息了？

鶯 噫，青兒的爸爸在桂林，這是他上個月來的信，今天才收到。

劉 （興高采烈地）啊？你哥哥到了桂林。真的？（伸手過去想接信來看）哥哥

嫂嫂都好嗎？

鶯（輕輕地推開他的手）謝謝你，都還好！——信上沒有什麼？

〔她連忙把信放入衣袋內。〕

劉（臉上浮着希望）那，我們的事，可以決定了！

鶯（嫵媚地笑着問）爲什麼？

劉 噢！你不是說過，等你得到了你哥哥的消息，商得他的同意，就可以答應我們的……

鶯（含笑逗弄地）你知道我哥哥準能同意嗎？

劉 這——

鶯 而且你忘了，我說過，還要把青兒送還給他以後，才能談到我們的問題哩！

劉 那你拍個電報給他，叫他來接去好了！

鶯 不，我哥哥信上說，他分不開身，我打算先把青兒送到桂林去？

劉 我不懂你爲什麼要兜那麼大的一個圈子？

鴛 不懂？那……你真太不瞭解我了。——我必需在最近送青兒到桂林去！而且，決定三天以後就走！

劉 啊，這麼快？……

鴛 你不希望我快去快回嗎？——啊，你看，只顧了說話，忘了躲警報了！

〔拉着他要走。〕

劉 那，——青兒送還給你哥哥以後，你就可以答應跟我訂婚了吧！

鴛 （嫣然一笑）也許！——快走吧！別發傻氣了！待會兒飛機來了，青兒還在防空洞裏等我哩。

劉 （背起提包，拿起一些零碎東西）好，走！

鴛 （走到門邊，突然停住）你聽，姜太太還在哭！

〔哭聲不斷地傳來。〕

鴛 爲什麼姜太太就沒有人幫助她呢？

劉 哎呀！快走吧，這會兒還管什麼姜太太不姜太太的！——誰叫她是人家的太太呢？

【柳鶯打了一個寒戰，一陣陰影，掠過她的面上。

劉 （拉着她就走）別發呆了！你聽，飛機響了。

【隱隱地飛機聲。

【二人急下。

【哭聲從死寂的空氣中傳來，倍覺淒涼。

【飛機聲越響越大，漸漸地吞沒了淒楚的哭聲。

【燈光漸暗。

（暗轉。）

【黑暗之中，響起了一片哄鬧聲：——

「柳小姐，再乾一杯！再乾一杯！」

「祝柳小姐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來，再來一杯！再……」

「乾一杯！……」……

「燈光漸明。」

「還是那間辦公廳。」

「已經是三天以後，樓裏的同事們正設宴爲柳鶯小姐餞行。所以，隔壁飯廳裏正酒酣耳熱，熱鬧異常。喧嘩之聲，頻頻傳來。」

「黃昏。」

「夕陽斜照。落日的餘暉，從葡萄藤上穿進來，洒映滿地。」

「辦公室裏空無一人。」

「片刻。」

「孫明哲一人從裏面出來。」

孫（顯然對裏面的環境有些感到倦了）真好興緻！鬧了整個一下午，到現在還沒個完！

「他踱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坐下，閉目養神。」

「秦主任的聲音，特別響亮的從裏面傳來……」

秦（似乎已微帶醉意）今天，呃，難得大家這熱烈地來歡送柳小姐；我，呃，我代表柳小姐向大家致謝，致謝！

【沈祕書的聲音，也跟着響起來……】

沈 我們大家敬柳小姐一杯，祝她兄妹們在大難後的重逢！

【大家附和着：「敬一杯，敬一杯……」】

鶯（聲音裏聽得出多少有些厭煩）我實在不能喝了，謝謝，謝謝大家的好意！

沈（聲）我們大家都盼柳小姐早點回來……

【壓下的聲音模糊得有些聽不清楚了。】

鶯（聲）一定，一定，——我不能喝了，大家請吧！（說着，從裏面走出來）

孫（扶着鶯，頭像有些昏眩。）

孫（連忙過去攙扶）怎麼，柳小姐就出來了？——不舒服？

鴛 沒什麼，只是裏面空氣太悶人了，不要緊的！

孫 (扶她坐下) 唉，說也真快，三天，一眨巴眼兒的功夫就過去了，柳小姐是

說走就走！真是誰也留不住！

鴛 還不是爲了青兒嗎，有什麼辦法？

孫 真是誰都不願意你走！你看沈祕書一發起歡送，大家馬上贊成；秦主任尤其起勁。今天真是盛況空前囉！

鴛 其實歡送什麼，反正我馬上就要回來的！

孫 馬上就要回來？

鴛 (偏着頭，含笑地) 怎麼，你們不歡迎我回來嗎？

孫 這從那兒說起！——我是說，只怕我們歡迎不到手哩！

鴛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孫 哽，沒什麼。不過，你們兄妹倆，多年沒有見面，離亂之後，幸得骨肉團聚

豈肯馬上分別！——況且，桂林山水甲天下，只怕你留連忘返，樂不思蜀哩！

鶯（笑了一笑）瞧你說得多動聽哪！——明哲，你真聰明，真是什麼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孫 多承誇獎，榮幸之至！

鶯 不過，我想，到了桂林，項多就擱半個月。——我丟不開這兒的工作！

孫（玩笑地）同時，也丟不開這兒的一個人兒呢！——是不是？

鶯 對了！（望了明哲一眼，低頭似乎很感傷的）要說丟不開嘛，到也不止一個人哩！

孫（撇開話題）公俠今天倒不怎麼高興啊！

鶯 嗯，一聲也不響，像是滿肚子心事。

孫 他這幾天來，老是失魂落魄的。

鶯 我希望在我走了以後，他能跟楊瑞芳好起來，等我送青兒回來，能夠看到他

們言歸於好了。

〔裏面的聲音，漸漸低下去。〕

〔劉公俠低着頭從裏面慢慢走出來。他神情有些沮喪，面色也不大好看。〕

孫 (連忙招呼) 啊，公俠，你怎麼不多喝兩杯？

劉 (一驚，抬頭，這才看見他們) 啊，我，我，——你們不是也沒喝了嗎？

鴛 (走過去，像是撫愛地) 怎麼，不高興？來，外面坐坐！

劉 (看她一眼，嘆了一口氣。) 唉！

〔可走，到底還是走過去，坐下了。〕

鴛 公俠，什麼事看不開？年青人總要高高興興地，別老是那麼苦着自己！

劉 (憂鬱地看她一眼) 你—— (又低了頭，輕聲地) 你今天好像很高興？

鴛 你不願意我高興嗎？——可惜我今天倒真有點難過。

劉 難過？ (好像不相信地) 爲什麼？

鶯（看他一眼，不想說出）沒什麼——啊，不過多喝了兩杯酒。

孫 啊，那我去買點兒水果來，給柳小姐醒醒酒。

鶯 不用了，明哲！你別爲我忙！

孫（已經由中門出去）我就來！

劍（關懷地）真的喝多了？——好一點兒嗎？

鶯 本來就沒有什麼，不過頭稍微有一點暈，我想透透氣兒。

〔她走到臺階上，望着外面。〕

〔天空藍似遠海，萬里無雲，祇輕輕抹上了一片美麗的晚霞。〕

劉（跟過去）柳鶯，你這兩天對於秦主任和沈祕書……

鶯（故意盯着他）怎麼？你說！

劉（像按捺不住似的，猛的轉過身來，面對着她）柳鶯——我受得住打擊——

你告訴我，你是不是已經有點兒愛上那兩個混賬東西啦？

鶯（忍着笑）誰？你說誰？

劉（衝口而出）你那兩位賢明的上司！

鶯（笑看住他）你這麼想嗎？

劉他們對你的事那麼熱心；而且，你也不拒絕他們的幫忙，不是……

鶯拒絕？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呢？（忽然笑出聲來）傻孩子，我覺得你近來大不

如從前聰明了！

劉（茫然）爲什麼？

鶯你不知道我快要走了嗎？車票，行李……

劉（搶着說）你不是說就要回來的嗎？

鶯（一怔，給他打斷了話頭，只得——）對了，我——就要回來的。

【她轉過身去，仰望着天邊的晚霞。

劉那麼，關於我們的問題……

鶯（隨口應着）我想——我哥哥一定同意的吧？

劉（欣喜地）啊，真的，鶯……

鶯（掉轉話題）你看，公俠，這晚霞多美呀！

劉（與她並肩而立，有些茫然地，漫應着）是的，很美。

鶯別處的晚霞，也是一樣的美嗎？

劉（他對這問題，還沒有太多的研究。）我想，是一樣的吧！

鶯（輕輕搖頭）不，不一樣！

劉爲什麼呢？

鶯因爲——（身羈西蜀，心寄江南）看晚霞的人不同啊！

劉（茫然）啊！

〔柳鶯低聲地嘆了口氣，稍停。〕

鶯（突然地）今天你又跟楊瑞芳吵嘴了？

劉（先是一驚，繼而側過臉去，不做聲）……………

鶯我上午看見她一個人坐在宿舍裏哭哩！

劉（望着天邊，彷彿在出神）……………

鶯（溫柔地）公俠，瑞芳怪可憐的。我走了，你應該好好的待她，

劉我——（轉身，與柳鶯的目光一碰，下面的一句話又吞了進去。）

〔飯廳的門「呀」然而開。

〔褚宗經抱着一幅大卷軸出來，一見二人，又打算縮回去。

鶯（回頭，向他招呼）褚先生，這兒坐吧！

褚（還禮不迭）好，好！

鶯公俠，你替我去看看青兒沒有出去玩兒吧！勞你駕。——好嗎？

劉（有些不忍離去）還早吧，還不到五點鐘呢！

鶯不，我們該走了——你去看看吧！別讓他走開了，待會兒臨走又找不着人，

劉（戀戀不捨）好！（說着，向外面走，頻頻回首下。）

【劉公俠一邊說着，一邊向外面走。可是仍頻頻回首，不勝依戀之至的神情。

鶯（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有些歉然，悄然一聲長嘆）唉！（她回轉身來，走向一張椅子，步履有些踉蹌，疲倦地——）該——走——了！

禱（楞在一邊，呆望着，這時——）呃，柳小姐！（雙手捧起那幅卷軸，偷眼四顧，見沒有人了，獻到她面前。）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禮物，送給柳小姐作個，作個紀念。這是，嘿嘿，這是我費了三個月功夫，專為柳小姐作的一首五言

古詩……

【話猶未了，沈祕書推開飯廳的門出來。

沈啊，柳小姐，你怎麼躲在這兒？（一見禱宗經，便——）啊，禱先生也在這兒，有什麼事要和柳小姐商量嗎？

禱（連忙將那卷軸收起）嘿嘿，沒什麼，沒什麼！

沈（瞥見卷軸，走過去，指着——）啊！這是……

褚 這，哽，這是——啊，沈秘書，你們談；你們談！（急從飯廳門下。）

沈（得意地笑着，轉過身來）嘿嘿，柳小姐，我給你寫信到西南公路局去要來的購票證，收到了嗎？——本來呀，我昨天預備親自給柳小姐送來的，臨時爲了點兒小事絆住了。嘿嘿，我怕你等得心焦，所以，才叫老王送來……

鶯 謝謝沈秘書幫忙！

沈 嘿嘿，有了這購票證，就可以提前購票，明天馬上可以走。不到一個星期，你就會跟令兄見面了！哈哈……

鶯 這真是省了不少麻煩！

沈 嘿嘿，不過，關於你升學的問題，這次倒可以決定了啊！

鶯 我想，家兄大概不會反對的。——我回來之後，一定準備升學。

沈（作進一步的攻勢）如果升學呀，我看你還是學中國文學好！

魯 (不置可否地笑着) 是嗎？

沈 (向飯廳裏張張，走到柳鶯跟前，像是很秘密地) 呃，你知道秦主任的英文和法文究竟怎麼樣？

鶯 (漫應着) 聽說——不是都很精通嗎？

沈 (大搖其頭) 不然，不然！你不知道：他見了英國人說法文，見了法國人就跟他說英文；其實呀，都是一竅不通！

鶯 (看着他，暗自好笑) 啊？

沈 再說吧，他到了法國以後，整天在咖啡館裏胡泡，跳舞場中鬼混，根本就沒上學校，他到法國跑了一趟，什麼也沒學會，僅只學會了一樣：就是要女人。喝！你知道他一共有多少個太太？(像是等她的回答，故意賣關子似的，停了一下。)

鶯 (望着他，始終笑而不言)……

沈（見對方沒答腔，伸出手來，張開五指，誇張地比了一比）足足有五個：有一個是法國的女工，後來跟上海洋行裏的一個外國人跑了；還一個是舞女，後來也愛上了小白臉，捲款私逃了。在恩施他跟一個女學生生了一個小孩。又把人家丟了！剛到四川還娶過一個「抗戰太太」。這「偽組織」也跟一個司機跑到仰光去了；去年才把老家這個結髮的黃臉婆接來。可是他還是見了女人就鬼混！跟這種人來往，真太危險了！所以，我說，柳小姐，你應該特別小心……

【秦主任正從飯廳出來，接着是：馮曉成，褚宗經。

秦 沈秘書，你又在發表什麼高論呀？——啊（故意拉長字音，語氣有些誇張）原來在跟密斯柳惜別啊！

沈（連忙否認）不，不，我在說，我在說，——啊，我在說呀，在這條公路上來往，真是太危險了！所以，希望柳小姐特別小心，……

秦 啊，密司柳，怎麼不多喝一杯？今天是你起程的吉日；而且，這次兄妹重逢

，又是一件大喜事，真該多喝兩杯！

馮 柳小姐今天肯賞臉來出席我們這個歡送會，就值得慶賀的了！哈哈……

秦 其實，依我看，令兄可以到這邊來工作，就免得你長途跋涉了！——令兄在

桂林幹什麼事呀？

鴛 小事情，沒什麼出息！

秦 依我看，這邊找工作不難啊！比如政界吧，哪兒都有我的朋友，好想辦法！

沈 是呀，要是銀行界，令兄願意屈就的話，我朋友多得很，說一聲就行！

褚 對了！柳小姐的令兄，我好像記得說是在教育界服務的，不是嗎？——那好

極了，這邊的教育機關，我褚宗經也可以替你效犬馬之勞，而且，很有把握！

馮 噯，噯，其實，這年頭，教書也太苦了，我看，幹什麼都不如做生意！嘿嘿

，柳小姐，你不如勸令兄乾脆就改行從商，這邊商場中，我一定有辦法替令兄

活動……

【柳鶯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

沈 那麼，好極了，不論黨、政、商、銀行、教育各界，我們都有辦法，那還是請令兄來這邊吧！

鶯 謝謝諸位的好意，不過，對不起，家兄最近改了行，已經從軍了！

【大家一楞。

沈 唔，那，那——那很好，那很好，投筆從戎，難得，難得！

秦 那，一切還是照原定計劃，照原定計劃。不過，密司柳，這次能准假一個月，而且預支三個月的薪津，我可向局長力爭過好幾次啊！不然……

沈 啊，我派的那個工友老李，替你護送行李，免得柳小姐一路上麻煩，這不過也是，嘿嘿，一點意思而已。嘿嘿！

鶯 謝謝，主任和祕書這樣關心職員們，我真感謝！

秦 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過，密司柳，你最好早點趕回來，免得耽誤了

工作，哽，我是不緊，素來就知道密司柳服務勤奮，一定可以諒解你的；不過，也免得別人說閑話！

鴛 是的，我一定儘可能地趕快回來。

【孫明哲捧了一大包水菓回來。

孫 啊，柳小姐酒醒了！

【馮曉成也從辦公桌裏，拿出一對禮品匣子來。

馮 (捧上) 這一點點東西，送給柳小姐路上用的。

鴛 不！怎麼好叫你破費哩！

馮 嘿嘿，小意思！要是柳小姐不肯收下，那……

鴛 (一轉念) 好，謝謝了！

【劉公俠上。

劉 柳鴛，青兒找回來了，就在外面等着你哩！

鶯 好，那，我們就走啦！——天都快黑了哩。

馮 最後一班公共汽車五點半開；（掏出了一塊小卡片）我借來了一張特約證，跟你老早就「登」了「記」啦。

秦 密司柳是坐我的汽車進城；馮先生，你那特約證還是留着自己用罷！（向外）老王！老王！

沈 （向柳）不忙，不忙，坐秦主任的小汽車去，這幾十里地，不要一個鐘頭就到了！

【老王上。

王 您叫？

秦 密司柳的兩件行李放到車子上去了嗎？

王 早就放好了！

秦 叫阿福趕快收拾好，準備進城。

王 已經收拾好了，柳小姐的姪少爺都已經坐在車子裏等着哩！

秦 噫！

鶯 那，我就走了！秦主任，沈秘書，謝謝了。諸位，謝謝！再見！

〔大家送她向門外走去。〕

〔薛宗經塑在一邊老半天，這會兒眼見得時機稍縱即逝，不得不鼓起勇氣。於是——〕

鶯 （搶上一步，舉起那卷軸）柳小姐，這是我花了三個月功夫，專爲你做的——首五言古詩，你，收下罷！

鶯 什麼？

鶯 （緩緩地打開，那卷軸上果然工工整整地寫着一首五言律詩，前面題着三個隸書大字，是「奇女行」。）就是這首「奇女行」！

〔大家都注視着卷軸。〕

鶯 這是從柳小姐逃難出來寫起的，一直講到兄妹相會，合浦珠還。

沈 (搖頭擺腦，拍案叫絕) 好，好，這詩真不錯，金聖嘆的批：「妙絕」！你

看這一句。諾！……………

褚 (已經捲起，獻給柳鶯) 請柳鶯女史笑納！

【沈祕書祇好尷尬地一笑，自己下臺。

【馮晚成一邊直瞪眼。

【柳鶯祇得收下卷軸。

【外面一部小汽車的雙音喇叭吼了兩聲。

鶯 好，謝謝，再見啦！

沈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秦 (幾乎同時地) 早去早回，早去早回！

【劉公俠，孫明哲，馮晚成，擁着柳鶯出去。穿過葡萄藤架，越走越遠了。

秦 (還在搖手) 早去早回，早去早回！

沈 (還在搖手)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緒 (還在搖手) 一路平安，早去早回！

【搖了半天，三人相對互視，大家都覺得很尷尬。秦主任一掉頭，也走了出去，接着，沈祕書也跟出去了。

【齊宗經一人留在那兒。

【汽車喇叭聲。引擎發動聲。一輛車子開走了！

【諸宗經忽然驚覺，也向外跑，像要追上去似的。

【片刻。

孫 哽，好容易走了！

【跟着聲音，孫明哲和劉公俠一前一後進來。劉公俠低着頭，神色黯然。

孫 這一下可是走了，——公俠，你有什麼感覺。

劉 (搖搖頭，嘆口氣) 空虛，寂寞，像一切全失了主宰……

孫 我的感覺和你不一樣，我覺得這一下我們局子裏，倒真的清靜了！

劉 (抬頭) 什麼意思？

，她一定會回來嗎？

劉 誰——你說柳鶯！

孫 噫！

劉 怎麼？她不回來了嗎？

孫 我想，祇怕她不一定會回來！

劉 （無限惆悵）怎麼！不一定會回來？

孫 噫，也許回來，也許……

劉 啊？

孫 也許，就永遠不會回來了！

劉 永遠不會回來了！——爲甚麼？

孫 （一笑）我也不過是這麼猜想罷了！而且我祇是說：也許！

〔秦主任，沈祕書，馮晚成，相繼進來。〕

秦 〔喟然感嘆〕這一去，又得一個多月，才會回來嘍！

沈 真是「黯然銷魂者，唯別離而已！」

〔譚宗經匆匆上。〕

緒 〔捧着一件女人用的少首飾。〕你們看，你們看。

沈 什麼、什麼？

緒 這上面，這上面的名字……

〔大家圍攏去觀看。〕

秦 汪——爲！咦，這是誰的？

沈 噯，噯！你從那兒弄來的？

緒 〔一時語塞〕我，我從——我從……

馮 你這混球，到底從那兒弄來的呀！

緒 柳，柳小姐的床——啊，房子裏，在柳小姐房子裏檢來的！

沈 房子裏，柳小姐房子裏的東西，不是全都帶走了嗎？你……

趙 我，我是在她房子裏的床底下檢到的！

秦 啊！柳小姐的東西，怎麼是汪鷺的名字？

沈 是啊！難道——她並不姓柳？

劉 要是她真不姓柳的話，那桂林的那位柳劍夫，又是她的什麼人呢？

孫 嗯，哥哥姓柳，妹妹姓汪；這裏面怕就大有文章囉！

秦 (給他一提醒，幾乎同時地)

沈 (給他一提醒，幾乎同時地)

劉 (給他一提醒，幾乎同時地)

啊，真的！

馮 (獨具慧眼) 不，不，柳小姐的東西，不是都帶走了嗎？你們怎麼可以斷定這就是柳小姐的呢！

趙 這——

沈 (英雄所見略同) 對了，天下同名的人可多得很呢！尤其女孩子們叫什麼爲

哪，燕哪，鵲哪，多得很！——真是太多了！也許剛好湊巧……

秦 那，那不是太巧了一點兒嗎？……

孫 (仍是冷冷地) 但願果真是如此……

〔老王執一電報上。〕

王 電報！秦主任。

秦 (隨手接過來，拆閱) 啊？真有這樣的事！

沈 又是什麼事！

孫 (接過電報) 我來看！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

〔什麼事？……〕

〔明哲兄，電報上究竟說些什麼？〕

……

「禱宗經，馮曉成更擠過來，想以先覩為快。」

孫 大家別急，聽我唸給你們聽：——「故鄉淪陷，劍夫骨肉離散，內子汪鶯，小兒柳青，流徙三載，前開在潰局工作，曾馳函迎伊歸來，迄今未獲回音，特此電詢，盼尊座促其早歸，是為至禱，柳劍夫叩。」

大家 啊！（他們的頭，一個個低下去了。）

劉 她——果然——永遠——不——回——來——了！

孫 不幸而言中！

——幕落。

（全劇完）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稿於藝術院。

一九四六年元旦重寫於社教學院。

後記

在戲劇這「行業」裏，我是一個學了十年還未「滿師」的學徒，打剛開始的時候起，自己就不會想過要在「編劇」上下多少功夫，倒是做過一些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和藝術劇院之類的美夢；可是，在兩個專門學校裏，我竟偶然地聽了三位老師的「編劇」課，所謂「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我也就在這從頭到尾學了三遍的「編劇」課程裏，知道了一些不同的玩意兒：熊佛西先生給了我一些寫劇原理上的基本認識，張駿祥先生又教過一套頗為「科學」的寫劇程序，和一些較新的技巧；從陳白塵先生那兒，我更知道了一個劇作者在對主題選擇上底重要。祇是，學儘管學，可從來也沒想要用它們來寫點什麼。

這個習作的嘗試，原是很偶然的，最初只是小說中的幾個人物和一些情節吸引了我。後來，偶然把自己熟悉的一些而影聯想起來，更增加了不少親切之感，才動了把它寫成劇本底念頭。在七十多天的西南八省第一屆劇展的忙亂中，剛寫成一個初稿，便逢上了湘桂大動亂。輾轉川黔道上，靠着朋友們的互助和一點少得可憐的「文化人救濟金」，流浪到重慶，七八個人蟄居在陝西街「樓外樓」的「招待所」裏，每天為大餅油條奔走還忙不過來，這劇本的初稿自然也就一直壓

在篋底，無暇過問了。

三十四年冬，我在重慶近郊的一個小縣份：璧山，開始提筆重寫。可是，奇怪！以前從課堂上學得的一點點方法和技巧，一到用時，便彷彿什麼也沒聽過似的，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三十五年元旦，第二次稿草草寫完，我竟連請師友們批閱的勇氣也沒有。直到勝利那年，才偶然跟白塵師談起，承他給我許多鼓勵，才在自己仔細修改過一遍之後，像一個小學生第一次交出他的練習本似的，送到了他的跟前。白塵師的熱忱，叫我至今難忘！我們在一個小茶館裏談了一個晚上，又蒙他在原稿的卷頭上密密匝匝地批寫了許多修改的意見，最後他說：『我若有這點題材，至少可以寫成一個三幕劇』。然而，結果，我不但沒有能把它充實成一個三幕劇；而且，幾次的修改，都在「越改越不像樣」的感覺下，廢然擲筆。這至少說明了：對白塵師和我的其他兩位編劇老師，我是一個不成材的學生；對「編劇」這行業講，我是個笨拙的學徒。不過，從這兒開始，再學個十年之後，希望我能寫得出一兩本像樣的東西來。

影 劇 藝 術 叢 書

第 一 種

奇 女 行

• 獨 幕 兩 場 喜 劇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九 月 初 版

編 著 者 高 宇

發 行 人 王 隱 雄

印 行 者 影 劇 藝 術 社

社 址：湖 南 省 立 長 沙 民 衆 教 育 館 內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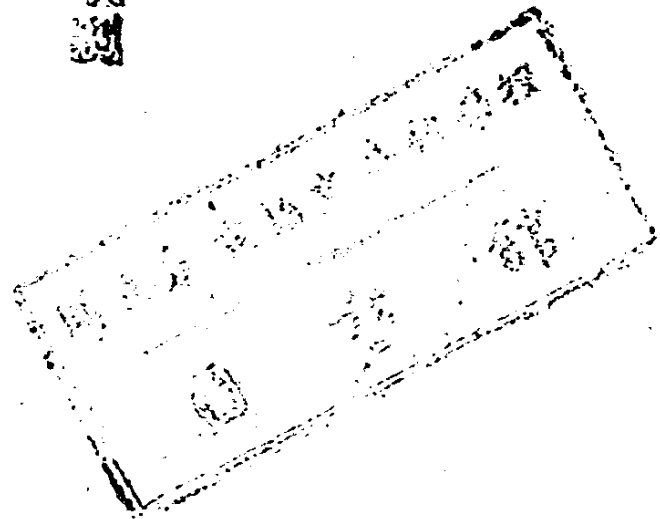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湖 南 長 沙 監 獄 印 刷 部

★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

1-1000. 西 $\frac{1}{2}$, 瀏 $\frac{1}{2}$.

82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廿日
挽回



4.6
7

：金圓陸角
郵加運費 *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